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二辑

神仙信仰

卷一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二辑

神仙信仰

卷一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 第二辑, 神仙信仰: 共6卷 /
詹石窗总主编.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5439 - 7223 - 0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50 号

选题策划: 张 树

责任编辑: 李 莺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二辑《神仙信仰》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190.5 字数 3810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9 - 7223 - 0

定价: 4620.00 元(全 6 册)

[http:// www. sstlp. com](http://www.sstlp.com)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二辑

神仙信仰

卷二

分辑主编◎高致华

编校◎张永宏

吴庆玲

万超前

方兆斌

梁玲

《神仙信仰》卷二·忠臣信仰 目 录

关帝信仰

谈谈汉民族对关帝的信仰	王宜峨 (3)
关帝传说与关帝信仰	
——关帝研究的新探索	[俄] 李福清 (7)
“关公大战蚩尤”传说之考察	王见川 (20)
论明清时期世俗社会的关帝崇信	文廷海 (28)
关于关公信仰的人类学分析	刘志军 (37)
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	李宏坤 (46)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葛继勇 施梦嘉 (50)
关公信仰：民间托经与全民道德神	胡小伟 (59)
日本关帝信仰初探	高致华 (76)
亚洲和非洲华侨华人关帝信仰比较研究	李天赐 (91)
泉州通淮庙“关圣夫子灵签”签诗研究	李少园 (101)
新疆的关帝庙与关帝崇拜	陈 旭 (112)
国家武神关羽明初兴起考	
——从姜子牙到关羽	朱海滨 (116)
近世关帝经忏中的儒道义理析论	李建德 (126)
论华人民间宗教神祇的神格转化：以关公晋升玉皇大帝为焦点	张家麟 (142)

开台圣王信仰

闽台王爷信仰与郑成功的关系	郭志超 (161)
侧论日本人的“郑成功信仰”	高致华 (164)
关于日本的郑成功研究	[日] 小山若菜 (169)

光复(1945年)前台湾的郑成功信仰	王见川 (173)
泉州惠安洛阳镇后亭村郑成功信仰的初步调查	高致华 (187)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	
——异文化之各自表述	高致华 (193)
台湾客家村的郑成功庙与郑成功信仰	高致华 (214)
龙的图腾与民间信仰	高致华 张丽娟 (225)
厦门的郑延平祠	陈如彬 何丙仲 (230)
海峡两岸郑成功信仰的圣地研究	林 星 (232)
神明信仰的政治性	
——台湾的郑成功信仰	高致华 (242)

开漳圣王信仰

台湾漳籍移民与开漳圣王崇拜	邓孔昭 (251)
闽台道教与开漳圣王崇拜初考	[美] 丁荷生 郑振满 (256)
基隆奠基宫得意堂十组之研究	林佩欣 (260)
开漳圣王信仰的槟榔屿境遇	
——宗姓公共属性与民间公众属性互牵下的演变	[马] 王琛发 (283)
多元开放与一元整合的民间信仰	
——以闽台开漳圣王信仰与闽王信仰研究为例	蔡登秋 (294)
开漳文化与侨民社会	汤毓贤 李林国 (299)
高雄县少见的开漳圣王庙略论	林美容 周益民 (303)
唐山过台湾:开漳圣王与关帝信仰的普及扩散	胡小伟 (315)
略论台湾“开台圣王”与“开漳圣王”信仰文化之异同	高致华 (324)
从开漳圣王研究趋势观新中国信仰文化	高致华 万超前 (345)

双忠信仰

略论张巡领导的雍睢保卫战	陈建林 (359)
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	
——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	陈春声 (367)
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与乡土观念	
——以潮汕双忠公崇拜为例	黄 挺 (386)
张巡信仰的历史、祀典封号及其影响	范纯武 (402)
明清江南都天信仰的发展及其异说	范纯武 (418)

祭祀空间与宗族认同

- 政和县禾洋村东平尊王祭祀的民俗考察 付华顺 (432)
- 广东潮阳县灵威庙祀述考 钟 东 (438)
- 试论潮汕“双忠”崇拜民俗文化之兴起 杨子怡 (445)
- 莆田民间张巡信仰研究
- 郊尾镇至灵宫、梅洋宫元宵祈年庙会个案分析 马建华 (453)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二辑

神仙信仰

卷二

忠臣信仰



关帝信仰

谈谈汉民族对关帝的信仰^{*}

王宜峨

道教是多神教，它有庞大的神仙体系，诸神中有不少是历代重臣名将、先哲贤圣，其中关帝——关羽，就是在汉民族群众中信仰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神仙之一。

关帝姓关名羽，字云长，东汉河东解县人，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历史人物。东汉末亡命奔涿郡，与刘备、张飞结为兄弟，从刘备起兵，守下邳。兵败被曹操俘获，操爱其才，授予偏将军，封汉寿亭侯，但羽不降，护送两嫂重归刘备。建安十四年（209）任荡寇将军襄阳太守，刘备入蜀后，羽留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被曹操、孙权联军夹击，兵败，羽与其子被孙权杀于漳乡（今当阳境内），时年六十。

历史上的关羽，只是三国时的一位英雄，但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也超过了历史上其他英雄和武将。作为中国封建时代三大思想支柱的儒佛道，无不对关羽推崇备至。道教信仰关羽自不必说，儒家称关羽为“文衡帝君”，称号“武圣”，与“文圣”孔子相提并论。儒家学子们还尊其为“五文昌”之一，可权衡信运。佛教尊关羽为伽蓝、护法，还流传有关羽玉泉寺皈依佛教的故事。

对关羽的推崇信仰，从史书考证，主要还是在宋代以后，至明清时达到了极点。这种演变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关羽虽被人们广泛地信仰，尊为“天神”，千百年来为人们焚香膜拜，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从来不是宇宙的主宰或救世主，更多的是伦理道德的楷模。关羽为人们推崇主要是在“忠”“义”二字。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一直是维护封建等级制、调节封建的人际关系根本准则。“忠”就是要“臣事君以忠”，“为人谋而不忠乎”（见《论语》）？“义”则是处理朋友、兄弟及各阶层人所应信守的封建道德标准。这种道德观念在汉民族群众影响极为广泛，长期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早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有关关羽“桃园结义”、在曹营“封金挂印”以及后来“义释曹孟德”“水淹七军”“单刀赴会”等故事在笔记小说、戏曲中已广泛流传，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人们认为：关羽千里寻兄是为仁之行，华阳放曹是义之举，保嫂秉烛达旦是礼之意，水淹七军是智之谋，单刀赴会是信之诚，把仁、义、礼、智、信集于关羽一身。正是在这

^{*} 本文原载于《中国道教》1988年第1期，第42—45页。

种思想的基础上，关羽在人们心目中其品格越来越完备，形象越来越高大，也就越来越理想化。这种对于个人品格的崇拜，超越了顶礼膜拜、祈求庇护的信仰，是关羽的形象能在社会各种阶层产生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

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看来，关羽“忠义”的品格，既是处理统治集团内部上下、君臣关系的典范，又是用来维护其对人民思想统治的最好武器之一。因此，对关羽极力渲染，并且一代胜过一代。关羽死后被追谥为“壮缪侯”，始建庙祀关羽约在南朝的梁、陈时，到隋，关羽已被奉为神（见《佛祖统纪智者传》）。至宋，开始加封为“崇惠公”，后又封其为昭烈武安王，宋徽宗时，更封为崇宁真君。南宋高宗加封他为“壮缪义勇王”，元朝文宗封其为“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到了明代，传说朱元璋战胜陈友谅是因有关羽保佑；永乐时因北征雅失里，制崇祀，嘉靖年间又改定京师祀典，以五月十三日为关羽圣诞，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帛等，岁致祭；万历时，先赐解州庙额曰“英烈”，万历四十二年（1614）进而加封关羽帝号，称“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至尊关圣帝君”，加冕旒十二，如帝王，并赐陆秀夫、张世杰为其左右丞相，元帅岳飞，伽蓝尉迟恭。还赐北京正阳门关帝祠以九旒冠、玉带、龙袍等。清代统治者为联络汉民族感情，维护其对汉民族的统治，更推崇关羽，认为他“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把他当做护国神，认为清王朝所以能一统天下，是由于关帝的护佑。顺治敕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康熙四十三年（1704），分巡台厦兵备道蒋允枢在《增武庙官厅碑记》中云：“文庙以其习礼乐冠裳之盛，于武庙以作其忠诚义勇之气。”祀孔、祀关的目的就是为激发人们为维护封建统治而义勇忠诚，达到文官治国、武官卫士的目的。正是为了这一目的，雍正时命天下直省郡邑皆得立庙，“春秋祭以太牢”，敕封关羽三代公府。乾隆时，诏改《三国志》本传谥法，易“壮缪”为“忠义”，称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赞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清通典》），令重建“忠义庙”。嘉庆十八年（1813），相传林清天理教起义打入皇宫，因仰见紫禁城上有关帝神像，“立时畏惧”而败。遂又加封关帝“灵佑”二字，称“灵佑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民国三年，袁世凯将关羽、岳飞合祀于武庙，按时致祭。关羽就这样由侯而王，由王而帝，最后被推上了“精忠贯日，义气参天”与日月天地并列的顶峰。

人民群众崇信关帝，同样是出于对关羽一生“忠义”的敬慕。早在统治者为关羽加封晋爵之先，民间已流传许多有关关羽义勇忠诚的故事，成为群众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后来由于封建统治的渲染，这种信仰与崇拜也大大地加深了。宋明以降，封建阶级为维护其行将崩溃的封建统治，推出了新儒学——宋明理学，强化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理学家们认为“三纲”“五常”是“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录》），关羽那种尽忠尽义的行为，正符合新儒学的道德观念，成为这种道德观念的榜样、万古纲常的化身。新儒学随着理学家们的宣扬而逐渐深入民间，这种新儒学的道德观念在汉民群众中形成的反馈，使关羽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更得到了升华，成为扶正压邪、佑护众生的天神。

自北宋末到明代的数百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严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渴望没有外族蹂躏的安定而太平的生活，遂给关羽为维护正统的忠义行为和勇敌万人的英雄气概又赋予了新的含义。人们在抵御外族入侵和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中，把关羽的忠义作为维护共同利益、团结自己队伍的旗帜，以关羽为榜样来约束每个人的行动，协调相互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农民起义军中，也供奉关帝的原因。

明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我国沿海一些地方出现，大批农民破产，离开土地成为无业游民或工商业者，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行会、帮会以及各种会道门发展起来了。到了清末，更有一部分人远涉重洋，渡海谋生。在这些过着毫无保障、动荡不定生活的人们中间，忠和义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成了这些人得以生存的一个信条。于是关羽成为他们崇拜的英雄和为人的表率。因此，明代以后，农民起义军、民间秘密社团、手工业者等三教九流，无不奉祀关帝，奉祀关羽的庙、祠、堂、神到处可见。一些帮会中也崇奉关帝，如青帮将关羽奉为老二和关恩主，领袖众神开坛阐教。直到近百年在华北流传的黄天道、皈一道等会道门都供奉关帝。民间金鸳鸯拜帖，也要先拜关帝。商人们还根据关羽在曹营“上马金、下马银”的故事，将关帝奉为武财神。迁居到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汉族群众，每到一地也必修建关帝庙，借助关帝的神威来保护自己的生存。总之，关帝在汉族群众中，已经不仅是忠于国君、贯彻封建道德的楷模，而且是英雄主义的忠诚、正义的体现。

道教是中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文化特点，是形成道教神仙信仰和善恶观的重要基础。几乎所有的汉民族思想文化传统，都在道教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葛洪说过：“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若“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抱朴子内篇·对俗》）。道教对关帝的崇拜与信仰也是一样。道教称关羽为关圣帝君，也有称玄灵高上帝，或协天大帝，是“护国祐民”的天神，认为他的元神是紫微宫朱衣神，即天枢第六星。《明圣经》云：“偈曰：吾（关帝）本天枢第六星，临凡欲使万方宁。”他是玉皇大帝的近侍，负有监察善恶之责。据传玉皇大帝化身下凡，巡访民微，看到民德堕落，时有为非作歹之事，气愤异常，欲令降下灾殃，以除罪恶。关帝闻悉，苦苦哀求，以至脸都哭红了，请准他下凡代天宣化。玉皇见他意诚情挚，乃准其所请。

道教崇奉关帝，固然有其“护国佑民”“祛灾赐福”的内容，但究其源仍不出“忠义”二字，也就是“忠义者必成神”的体现。道教的民族性、伦理性、哲学性在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反映。

关羽在汉民族中的形象也和文学艺术的宣传分不开。三国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激烈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期，三国中的一些传奇故事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不少故事早在三国后期已在民间流传，隋唐时传颂益盛，至宋元以后更是众口喧腾，曹操、刘备、关羽这些人物已是当时民间艺人经常说唱故事中的主人公。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北宋“说三分”已是说话艺术中的独立科目之一。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扮演三国故事，现在保留下来有关三国故事的剧目约有四十余种，其中有关关羽故事的京剧就达二十余出。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些民间流传三国故事的基础上再创作的一部文学巨著。《三国演义》的问世，由于罗贯中的思想倾向，使关羽这一人物更加富有感染力和进一步典型化、理想化。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贯穿着维护汉室刘家天下的正统观念，把曹操描绘成“挟天子以



令诸侯”的奸雄，而皇叔刘备是刘室的当然继承人。在他笔下的《三国演义》，“受命于天”“忠义”“王道”“仁政”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天命观正是宋明理学把伦理道德作为本体同宇宙自然合一的体现。从这一点出发，关羽成了罗贯中着力描写的人物，书中精心地刻画出关羽“神威勇武”“义重如山”。从“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去表现其“勇武”；以“临江会”“单刀会”突出其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在“刮骨疗毒”中展现其大丈夫气概……使“忠”与“义”相结合，集中表现了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高大形象，赞美他“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

为了达到同一目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还别具匠心地把关羽塑造成一个悲剧性人物，给他一个悲剧的结局，使之显得更加悲壮，充满了悲剧美，感人心肺。书中在表现关羽勇武过人、忠义千秋、刚烈正直的英雄气概的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关羽在复杂的矛盾中，产生的内心压抑、自我矛盾与痛苦。写出了他因偏执、轻敌、刚愎自用，导致了败走麦城、父子被杀的下场。但是，这些自身的弱点，不仅没有使关羽失去英雄本色，反而烘托出他“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的高尚品德。使人们看到他忠心耿耿扶持汉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忠烈肝胆，从而把关羽的英雄性格进一步深化，唤起人们对这位万代师表的崇敬和深刻同情。不仅因为其威武、善良、忠义而赞叹，还因其悲惨的结局而悔恨，从而给人以更多的思索和感受。这种把情感上的强烈感受和理智上的深刻反省交融在一起的艺术手法，大大加强了关羽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关帝这一形象在中华民族中的影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性，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市民还是农民，几乎社会各阶层都信仰和敬重关帝，这是几千年来任何历史人物所不能比拟的。二是具有长期性，可以说从宋以来历经千百年，对他的信仰经久不衰，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这也是其他历史人物所无法比拟的。三是复杂性，对关帝的信仰所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又经久不衰，就是他既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又在一定时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对关帝的信仰有其封建性的一面，而他又是反封建的人民群众团结的一面旗帜。各个阶层的各种利益、思想和愿望，在信仰关帝这一具体人物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代表了各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正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这种精神在今天有其积极的方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所以说，把关羽简单而武断地说成是封建卫士或人民英雄都是不全面的，不可能全面反映出关帝这一人物的历史地位和群众对它的信仰，也不可能反映出他为什么成为道教中一位重要的天神。所以，我认为对关羽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必须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相结合，才能得到正确而全面的结论。

关帝传说与关帝信仰

——关帝研究的新探索*

[俄] 李福清

中国民间除了佛教的观音菩萨之外大概最崇拜的就是关帝。道观，佛教庙中都可以见到关帝像，除了行天宫或较早的台南关帝庙或澎湖岛上三百年之前福建人盖的关帝庙之外，台湾各地皆有关帝庙。汉族之外其他民族也崇拜关帝，如藏族、蒙古族、满族、朝鲜（韩国）、越南越族（一部分）。因华侨散居全世界，所以许多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都有关帝庙。

许多人曾研究关帝崇拜，一百多年已发表和出版无数文章及书籍^①。但是有不少问题没有分析，例如其他少数民族关帝崇拜，或中国之外的关帝崇拜，只有一些介绍关帝在韩国及在印度尼西亚之文章或关帝传说等问题。1995年4月石家庄花山出版社出版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倡议女士编的《关公的民间传说》，公开发表了许多以前在三套集成内部出版的数据，为关帝传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帝崇拜

笔者所知蒙古人早在17世纪便认识了关公，清代《阙名笔记》记“本朝羁縻蒙古”，实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蒙古诸部。诸因与蒙古诸汗约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古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番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②。在18世纪中关帝崇拜在蒙古族流行较广，1772年在俄国工作的德国学者P. S 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之时，参观俄国Kjakhta（恰克图）及对面的（属于清朝中国的）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

* 本文原载于《宗教哲学》1996年第二卷第3期，第147-164页。

① 李福清：《关羽研究目录》，载于《汉学研究通讯》1995年第52期。

② 引自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尔庙。这证明在蒙古人之间关帝形象很快与蒙古崇拜的藏蒙两族民间叙事诗最伟大英雄 Gesar (格萨尔) 合起来了。藏族人、蒙古人崇拜关帝也把他与喇嘛教的大神 Jamsaran (藏文: Cam - srin, 喇嘛教战神, 与关帝一样红脸, 但黄红眉毛, 穿红衣服, 也是喇嘛教的护法法师) 等同起来, 18 世纪中 Baldan Eshi (d Pal - Idan ye - ses) 班禅喇嘛 (1738 - 1780) 利用西藏非常流行的唐代文成公主传说, 将关帝说成是文成公主的保护者 (最后四十年记录发表的藏族传说中笔者找不到这种说法, 很可能是班禅喇嘛自己编的, 记录的文成公主民间传说中只说她带来了许多随人与各种东西), 乾隆皇帝邀请 Baldan Eshi 班禅喇嘛到北京, 他开始在北京宣传关帝即 Jamsaran 神及他个人保护者 Begdse 的说法。

同时甘肃省蒙古人 Rolbi - dorji (藏文: Rol - pai - rdo - rje) (1717 - 1786) 也宣传关帝与 Jamsaran 战神相同说法。据他的门徒为其撰写的传记中言, Rolbi - dorji 去西藏之时经过四川, 有一天在高山上过夜, 梦见一位大红人, 大红人邀请他到山顶宫殿中, 内有很多大红人的妻子及儿子, 大红人对他说: “我是下面的中国土地之君主, 在西藏也有不少人崇拜我, 从今我要保护你。” 大红人即关云长, 藏人称他 Spin - rin rgyal - po (即云长王), 蒙古人不只在庙宇中拜关帝, 也编不少书, 如 Rolbi - dorji 门徒用藏文 (蒙古喇嘛大部分用藏语写著作, 很少用蒙文) 撰写了《关老爷祭祀》一书^①。18 - 19 世纪不少蒙古人写了各种关帝祭奠之书。从 18 世纪东蒙古 hurci (拉胡琴讲唱故事的说书的) 讲唱“三国演义”当然也讲关公故事, 因蒙古人是骑马的民族, 在他们的生活中, 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蒙古说书的特别仔细描写关公坐骑赤兔马 (比中国说书的仔细得多), 描写关公也用一些民族性的与喇嘛教有关的饰语 (比喻等)。

信喇嘛教的藏族人与蒙古人也盖关帝庙, 如辽宁省阜新瑞应寺属的关帝庙, 建于 1806 年, 传说瑞应寺四世活佛时关帝夜间托梦, 在梦中解脱了活佛的苦难, 因此修建此庙。殿中有汉文译成蒙文本的《关圣帝君灵签百签》。在西藏也有汉人建的关帝庙, 如西藏拉萨西面小山包上的关帝庙是乾隆五十八年修建的, 该年乾隆钦差福康安大将军征讨廓尔喀人, 有一次他的军队遭到敌人的伏击, 忽见一员大将, 手提大刀, 从天而降, 把敌人杀得逃了, 大军回小山包一看关帝像与阵前杀敌的骑马大将同, 都认为是关帝灵验, 当地藏人把这座庙称为“格萨尔神殿”, 目前很多人知道庙里供奉关帝^②。

满族也崇拜关帝, 他们大约从汉族接受了两个传统: 关公一面是《三国演义》的大英雄, 另一面则是宗教崇拜的对象, 很可能两个传统是差不多同时接受的。据李光涛先生研究, 关羽给满族人的印象更远在满族人译读满文的《三国演义》之前, 李先生引《朝鲜宣祖实录》卷二百零八证明崇祯九年 (1636) 满人台吉来辽东抚顺关市说誓: “备黑牛一只乌鸡一只, 请关圣帝君神像到墙, 傍位大刀二口, 下立腰刀四十余口, 摆设香案祀奠, 用黄表写二台吉并各头目年庚誓状一通, 有各夷目开刀盟誓, 将血酒抛天, 遍饮, 原从今一臆恭顺天朝, 出力报效。”^③ 这记载证明满人入关之前, 开始崇拜关帝, 据民间传说, 努尔哈赤认为关帝很像他的父亲, 便把关帝宣为他建立的清朝的保护神。这个传说中文记载, 笔者未见过, 引自俄罗斯汉学家之

① Damdinsuren C. Istoricheskie korni Geseriady (格斯尔王传历史根据), Leningrad, 1957, p. 15 - 25.

② 参见《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 学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46 页、747 页

③ 李光涛:《清太宗与〈三国演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第 12 本, 1947 年, 第 264 - 272 页。



书^①，但最近大陆，发表了采录在沈阳（即努尔哈赤首都）另一个传说，很可能与此传说有一些关系，据沈阳市采录的传说，努尔哈赤定都盛京不久，就下令要修关帝庙，请一个画匠画关帝神像，呈送努尔哈赤，他大怒，画得不好，下令斩画匠。第二个画匠画的关帝像，他也不要，说把老爷画得太胖，把画家处死了。第三个画匠按着努尔哈赤脸谱，画了一个白脸关帝像，又非常像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一看像自己就讚称，让匠人在关帝庙正殿按白脸金身关帝塑像^②。第一个传说关帝像努尔哈赤父亲，第二个像努尔哈赤自己，很可能两个传说在同一个概念（满族先王像关帝，像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英雄，全中国崇拜的神）基础上而成形的，清初大概真的关帝庙中有白脸（金脸）的关帝像。据德国 Pallas 院士描写的清朝中国与俄国边界上的买卖城中的关帝庙中有金脸的关帝大像^③。马昌仪女士在她发表的沈阳传说后写一个附注：清初所塑则多为红脸关帝像，乾隆曾封关羽为协天大帝，所以后来塑关帝像又改为金脸的^④。Pallas 院士参观买卖城在乾隆三十八和三十九年（1773 - 1774），所以看到金脸关帝像不是偶然的。韩国庙中有黄脸关帝像^⑤，很可能与这个传统有关系。

后来满族人编了不少满文写或译的有关关帝崇拜的著作，如道光四年（1824）刻的满汉合璧《Guwan Seng Di Giyun = i Jalan = de tutabuha boobai tacihiyan i nomun bithe》（诸圣帝君垂世宝训经）等书^⑥，马昌仪女士，注意到满人写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18 世纪上半叶编的有乾隆 12 年（1747）乾隆写的序）一书中写满族人大祭时朝祭之神：“所朝祭者，为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证明满人把关帝与佛神同祭，主祭由女萨满担任。除了关帝祭典之外，还有取材于《三国演义》而用满文编写的长歌，其中也有满文的《老爷过五关歌》《单刀会歌》及一些歌颂关老爷的短歌。这些歌在东北西部及新疆伊犁地区住的锡伯族那儿也流行^⑦。

韩国大约从 16 世纪流行关帝信仰，有韩国的关帝显灵助韩国抗倭军传说，也有不少韩国人画的关帝神像^⑧，19 世纪末韩国也出版了不少与关帝信仰有关系的著作（包括中国的，也包括朝鲜人自己写的），如 1881 年朝鲜关帝庙重版过《关圣帝君圣迹图说全集》5 册以及 1882 年檀国显圣殿藏板的《关圣帝君宝训像注》和韩文的《关帝言录》《关帝玉宝篆文》等等^⑨，台

① Georgievskij S. M. Principy zhizni Kitaja (中国人生活原则), St. Peterburg, 1888, p. 179.

② 马昌仪：《中国民间信仰传说丛书·关公的民间传说》，花山文艺出版社，第 399 - 403 页。

③ Pallas. P. S. Puteshestvie po raznym provincijam Rossijskogo gosudarstva (俄国诸省旅行), St. Peterburg, 1788, 第 3 册, p. 165.

④ 马昌仪：《中国民间信仰传说丛书·关公的民间传说》，第 403 页。

⑤ 金荣华：《汉城关庙的传说和特色》，《大陆杂志》1988 年第七十七卷第 2 期，第 29 - 55 页。

⑥ 这些著作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各个图书馆，参见 Volkova M. P. Opisanie manchzhurskikh ksilogratov vos-torovedenija AN SSSR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满文刻本书录), Moscow, 1989, p. 182 - 183; Volkova M. P. Opisanie manchzhur skikh rukopisej Instituta Narodov Azii (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所藏满文抄本书录), Moscow, 1965, p. 188 - 189; Takhontov K. S. Manchzhurskie i dagur skie rukopisi iz sobranija V. S. Starikova (V. S. Starikov 收藏满文及达斡尔文抄本书录) —— “Vostochnyi sbornik”, 四辑, Leningrad, 1990, p. 92 - 121.

⑦ 郭基南：《谈锡伯族三国之歌》，《民族文学研究》1984 年第 1 期。

⑧ 金泰坤：《韩国巫神图》，悦悦堂 1989 年版，图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九。

⑨ 参见 Courant M. Bibliographie Core'enne (朝鲜书目), Paris, 1894, t. 2, p. 151 - 154, 《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汉城大学图书馆 1982 年版，第 211、529 页等。

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 70 年代调查韩国（南韩）关帝庙时发现了一些韩国关帝信仰及庙宇特点^①。

越南关帝信仰也较流行，雍正三年（1725）五月加封关公为安南王。越南从前也有不少关帝庙。1973 年笔者访问河内时在很有名的还剑湖畔的玉山庙见到关帝殿，隔壁一间是越南民族英雄陈兴道将军，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河内印行了不少与关帝信仰有关系的书，如笔者在越南所见 1846 年版《关圣垂训宝文》、1874 年版《关圣帝君救劫劝世永命经》和 1907 年版的《关圣帝君科仪》等等。越南也有不少用喃字（在汉字基础上造的越南人用的特殊的字）出版的关帝信仰的书，如 1839 年出的《文武庙仪注碑证》和 1875 年、1876 年、1895 年出版的《文武二帝救劫真经义歌》等等。这都证明在越南崇拜关帝的不只是华侨而是越南人，笔者在河内社科委员会文学院发现的《礼关圣伏魔真君科》旧手抄本中也有喃字，这也证明该抄本是越南人为越南读者写的。

总之，除了汉族之外至少还有五个民族崇拜关帝，当然每个民族关帝崇拜流行不一样，藏族与蒙古族，把关帝与喇嘛教的神混合，韩国及越南大概没有与当地神祇混合，也不是全国流行，据笔者在河内见到越南人编的《神号》旧抄本，河内省三社崇拜关帝，南定省二社、海宁道一社、宣光省一村、凉山省长庆府南十四关帝庙，其他省没有提到。

中国各地关帝崇拜也有自己的特点，如据 1890 年调查东北俄罗斯汉学家 A. O. Ivanovskij 教授的记载，在东北老百姓以为关帝是九神之主，所以东北关帝庙或称老爷庙或称九神庙，九神即关帝、龙王、红面火神、四手（或六手）马王、牛王、药王、虫王、苗王、财神，有时还加四神即观音菩萨神、土地、陪土地的黑脸 Shan（笔者不知怎么写）及白脸的唐代 Wu - tao（?），两个穿甲戴盔的武士^②。

二、关帝传说及出世

关帝传说与关帝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可惜 50 年代之前很少人注意采录关帝传说，现在记录的关帝传说可以分为九类：1. 关帝奇生传说；2. 关帝儿童时代传说；3. 关帝首次功绩；4. 关帝与刘备、张飞结义；5. 关帝之青龙刀与赤兔马传说；6. 关帝与周仓传说；7. 关公打仗传说；8. 关公地名传说；9. 关帝显灵与关帝庙的传说等等。九种类中与关帝崇拜最有关系的是关公奇生传说与关帝显灵与关帝庙传说，所以笔者主要的要分析这两类传说。

英雄奇生母题（motif）是世界民间文学最流行母题之一，中国古代神话及其他国神话都有英雄奇生（一般是所谓“感生”）说法，如伏羲、神农等或古代犹太神话中的耶稣都是奇生的。从古代神话奇生母题传到传说、民间故事及各种宗教。关羽是历史人物，陈寿《三国志》中《关羽传》没有提及他的父母，没有什么关羽诞生的传说，但在民间关公奇生传说较多。

1884 - 1886 年俄罗斯民间文学家、民俗学家 G. N. Potanin 在中国西北采录各民族传说及

① 金荣华：《汉城关庙的传说和特色》，《大陆杂志》1988 年第 2 期，第 49 - 55 页。

② A. O. Ivanovskij, Primechanija（注解）收 G. N. Potanin. Tangutsko - tibetskaja orraina Kitaja i Zentralnaja Mongolija（唐古特——西藏边区与蒙古中央地区），St. Peterburg, 1893, p. 389 - 390。